

骂人

有天，和黎智英谈起黄沾。

「他常三更半夜跑到我家里来，除了聊天喝酒，你知道他喜欢干些什么？」

「不知道，」黎智英说。

「他喜欢借我的冲凉房洗澡。」

「经你这么一提，我也想起。」黎智英说：「他来我家，也问说：可以不可以借借你的冲凉房？当年我和他不是很熟，一下子就回答：当然可以啦。想不到他老兄真的大刺刺地跑了进去，一冲冲了接近一个钟。」

「有时候夏天来，洗完澡围着毛巾，光秃秃跑了出来，你知道，黄沾是不爱穿内裤的。」这个老友有这铺癖，真是怪到极点。

「后来来了几次，都有同样要求。」黎智英回忆说。

「我不知道他到了查先生的家，敢不敢那么放肆？」

「大概不敢吧？」

「他吃过东西，喝完酒，洗了澡，拼命道歉，说了几十声对不起，无以为报，免费替我写一首歌词。」

「他写了吗？他没向我说过这种话，连谢谢也不出一声，但是答应了你有什么用，口说无凭呀。」

「他倒是真的有诚意的，每次都写一张证明书给我，说一定实现。」

「你有多少张？」黎智英问。

「一迭。」我又笑了起来。

黎智英也笑了：「真是一个活宝。」

「林燕妮写过，黄沾真正的老友是顾家辉，唯一一个没弹过一句的人。其它酒肉朋友，让他骂得叶落，她说她知道的。那么，我们全被他骂了。这点，我倒不在乎，做朋友，给他骂几句，不要紧。」我说。

黎智英豁达：「我也不当成是一回事，现在还能骂的话，更好。」